



随笔

栖霞山赏枫

唐红生

南京栖霞山与北京香山、苏州天平山、长沙岳麓山，并称为我国“四大赏枫胜地”。每到枫叶飘红时节，我都去登山摄影。

从景区南门而入，山间雾气笼罩，树林披上了薄纱，影影绰绰。黑色的柏油路盘旋而上，栈道几乎与公路并行。我选择了栈道，因为可近距离赏叶、拍摄。

木栈道蜿蜒于林间，一棵棵、一丛丛、一簇簇枫树，万叶婆娑，缥缈中现婀娜身影，迷蒙中见点点绯红。叶被雨水打湿，洗去了尘埃，愈加纯粹。“小枫一夜偷天酒，却倩孤松掩醉容。”矮小的枫树格外火红，像喝醉酒似的。细看叶上每一条经络都在紧张，似乎要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迸发，映红整个山峦。水珠仍挂在叶上，闪着晶莹的亮。我选好角度，把水珠的质感拍出来。

一路追随红叶而去。越往山顶雾气越大，不觉来到秦始皇登山临江处。素有“六朝胜迹”之称栖霞山，历史上曾有五王十四帝登临。此地是一制高点，藏在枝繁叶茂枫树下的亭台，不小心露出了飞檐翘角。红叶配古建筑，古风扑面，是摄影好素材。站在廊下俯视，巍峨的长江四桥飞架南北，如长虹卧坡，十分壮观。高楼鳞次栉比，城市面貌展现新姿。江面朦朦胧胧，江水浩荡东流，汽笛声声，马达阵阵，千舟竞发。遥想秦始皇当年，绝未见到如此壮观场景。

山道弯弯，一路向下。天气好转，云开雾散，视野顿时宽广了许多，就连湿漉漉的枫叶也频频点头称好。红叶谷怪石嶙峋，茂密的枫树或在石中，或挂峭壁。鸡爪槭、红栎、榉树、枫香等，红的、黄的、褐色的叶交织在一起，层层叠叠，滚滚而来，绘成一轴色彩艳丽的长卷，正应了孔尚任《桃花扇》中“放目苍崖万丈，拂头红树千枝”诗境。镜头中的叶更为好看，我仰角、俯瞰，以山石作为背景，一连拍了数张，欲将此句诗的意境表现出来。

清泉汨汨流淌。桃花湖畔，一池碧水倒映古意盎然的珍珠泉亭，一枚枚嫣红的枫叶，落满了亭子上青蓝的瓦面。虽不见如珍珠般点点泉涌，但以水为镜的枫叶，有的探下身子、有的直立岸边、有的旁逸斜出，株株风姿绰约，形态万千。再看水中树影，如水彩画一般，直迷醉了双眼。

一片枫树林中几位女子身穿汉服，手撑一把油纸伞，颌首低眉，秀发如瀑，衣袂飘飘，踩着满地的落叶，时而一人独处，时而两人对视，时而数人依树，一颦一笑，一招一式，宛若从古而来的佳人。她们在取景拍照，枫叶映红了她们娇羞的脸庞，她们也为枫林增添了千般灵秀，更浓了游人的兴致。如此不可多得的景致，我赶紧把人与景放在同框，连连按下快门，暗自庆幸今天的幸运。

山脚下的栖霞古寺，香火袅绕，梵音低回。栖霞山形如一把巨伞，故最早叫伞山。由于山中盛产草药，可以用于养生，又得名摄山。南齐明僧绍在此结庐隐居，并建了一所“栖霞精舍”，颐养天年。临终前，他舍宅为寺，寺以宅名，于是就有了栖霞寺。后来寺的规模渐大，栖霞山因寺而得名。

寺门前几棵百年以上银杏树，似乎沾染了千年名刹之神韵，高耸参天，伟岸动人。金黄的叶片，犹如剥开咸鸭蛋的蛋黄。四周如炬的枫树，落叶仿佛轻轻飘落在南朝楼台烟雨中。这叶的黄、红，与暗红色院墙、黑色瓦片交相辉映，既热烈又庄重，韵味独特而悠长。

明镜湖水平如镜，岸边几蓬黄草点缀着宛如绿宝石般的湖面。湖上建有彩虹亭，六角形，丹楹黑瓦，翘角飞檐。此时，太阳已穿过云层，把高大红枫染得如火似霞，与彩虹亭上摇曳的红灯笼相衬，如满天的星斗落日湖中，股股暖流四处漫溢，也流进了我的心田。

走出西大门，回望高大牌坊上乾隆御笔“栖霞山”三字，大气磅礴。我忽然想起“一座栖霞山，半部金陵史”之美誉。登栖霞山不仅赏枫，也可访古，悠悠古韵把枫叶浸染得如此隽永，漫山的枫叶又把山渲染得多么绚烂。霜愈重叶愈艳，直至最后灿然，这是自然之美，也是生活之趣。



人文

让出来的巷子

疏泽民

这是一条很不起眼的巷子。没有商铺，没有民居，甚至连供自行车贯穿畅行的路也没有，仅仅两堵一人多高的砖墙比肩而立，隔出一条两米宽百米长巷道。

巷子不起眼，但它很有名气。名气不在于它的风景，而在于它的内涵气质，在于它的胸怀雅量，光芒四射，直抵人心。

巷子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、桐城派故里、中国文学之乡桐城，它坐落于城区文昌街道西后街，离我的住处不远。

自城区沿和平路北上，拐入荣康路进入西后街，一抬眼，左侧一座石柱牌坊映入眼帘。牌坊上书“礼让”二字，牌坊下是两堵墙立起的巷口，这里便是六尺巷的东入口。

彼时正值初夏，我和远道而来的友人沿着巷道由东向西，踩着石子路，款款而行。墙体为青灰砖，墙面未粉刷，墙头覆黛瓦，高大的樟树遮天蔽日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樟叶香。没有车水马龙，没有市井嘈杂，没有广告吆喝，没有人声喧哗，啾啾的鸟鸣、笃笃的脚步声放大了小巷的幽静，静得似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凝望着眼前的灰墙黛瓦、被无数脚步磨得光洁如玉的石子，我仿佛看到了史书的册页，看到了页面上记载着的一段邻里礼让的佳话。

清康熙年间，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发生宅基地纠纷，千里写信求助。张英收信后提笔回诗：“一纸书来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。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家人收信后豁然开朗，主动退让三尺，邻居深受感动，也退让三尺。六尺巷的美名，就此传播开来。

季节

深秋的乌桕树

刘宏江

一年一度秋风劲，又到红叶翩飞时。飒飒秋风中，雁鸣声声里，我忽然想起江淮分水岭上的一座村庄，想起秋日村头那一株株姿态优美象征喜庆欢乐、如意吉祥的乌桕树。老家那座村庄里，最高大粗壮也最惹眼的，正是一棵乌桕树。百年老树，临水而生，苍劲挺拔，浓荫如盖，树大招风，象征村庄的一脉风水。

蝉声四起的盛夏正午，村里的大人喜欢聚拢在这棵乌桕树厚厚的树荫下乘凉歇息，沐浴绿荫如水的清凉，孩子们围着粗大的树干追逐嬉戏，享受童年快乐时光。

“家住枫林罕见枫，晚秋闲步夕阳中。此间好景无人识，乌桕经霜满树红。”几番秋风秋雨，田野里草木凋零，绿色尽失，一派萧条。唯独这乌桕树，满树稠密的乌桕叶，由青转黄，由黄变红，像涂了一层橘红色的彩釉。待到深秋，这棵饱经风霜的乌桕树，以其斑斓的色彩伫立村头，构成一道最迷人的风景，在这杂树葱茏的村庄里，愈发凸显出与众不同的风姿神韵。“乌桕平生老染工，错将铁皂作猩红。小枫一夜偷天酒，却倩孤松掩醉容。”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笔下的秋山。作者用拟人的手法、诙谐的语言，生动地描写秋山秋林的绚丽色彩和大自然所呈现的盎然生机，含蓄委婉地表达出诗人对秋天的眷恋和赞美之情。

霜愈重，色愈浓。肃杀的霜风，染红了乌

故事远去，让墙诗犹存，就刻在六尺巷两堵墙不远处的一块太湖石上。我和友人驻足太湖石前，默念着“让他三尺又何妨”，耳畔仿佛回荡着宰相家训的教诲之声。

得益于近水楼台，我多次走进六尺巷。每一次走进，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；第一次迈入，都是一次思想的启迪。

“争一争，行不通；让一让，六尺巷”“亲仁善邻，谦和礼让”“诚为本，和为贵”。在桐城，六尺巷的佳话家喻户晓，让墙诗人人皆知，“我家一条巷，相隔六尺宽，包容无限大，和谐诗中藏”，老少会唱。走在街头巷尾，走进校园、公园、广场、车站，谦和礼让的宣传比比皆是。在镇街社区调解室、睦邻会客厅、居民议事亭，总能听到“和润生财，亲仁善邻”的劝导。“知进退，和为贵”的六尺巷精神，被创造性运用成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

金秋时节，丹桂飘香。再次走进六尺巷，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。经过保护性修缮改造，青砖黛瓦的徽派风格建筑错落有致，绿地、甬道、回廊、水池有序分布，古木生机勃勃，移步换景都是清风扑面。在六尺巷园区一处草坪上，段子手朱广权和桐城市博物馆馆长叶鑫，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、张英的十二世孙张耘，西苑社区党总支书记乔丽娟以及现场的市民和小朋友围坐在一起，交流互动，侃侃而谈。“小小六尺巷，礼让成榜样”“温良恭俭让，桐城六尺巷，宽容有雅量，嗓门还特别亮”，一串串金句脱口而出，现场掌声不断。阳光洒在人们身上，明亮而温暖。

六尺巷很窄，仅仅三尺；六尺巷却很宽，它可以容纳整个世界，无边无垠。

六尺巷很短，不足百米；六尺巷却很长，它可以通达人世大道，世代流芳。

柏那秀丽的心形叶片。远远望去，满树猩红醉人的红叶，如火如荼，耀眼光目，将村庄的颜值拉升，也直接将秋的意境拉满。

“千林乌桕都离壳，便作梅花一路看。”等到片片红叶在秋风里簌簌落尽，在深邃而澄明的天宇下，乌桕树那瘦瘦虬曲的枝桠，疏影横斜，愈发显得苍劲劲拔。这时候，一串串挂满枝头的乌桕果熟透了，黑色的荚壳纷纷炸裂开来，露出一簇簇颜色纯白的乌桕子。远远看去，星星点点也数不清的乌桕子，像极了细碎繁密的银白色花朵，在明丽的秋阳下熠熠生辉，简直可以乱梅花之真了。

对于乌桕子，我是记忆犹新的。儿时，小孩子们总喜欢蹲在大树底下，大把大把地捡拾落在草丛里的圆溜溜、亮晶晶的乌桕子。小伙伴们打玩仗时，拿乌桕子作子弹，打打杀杀，互射取乐。上网搜索一下“乌桕”，才知道这乌桕树可是大有用途的。乌桕叶，是一种纯天然的染料。乌桕子，富含油脂，是古代重要的油料来源之一，可以制作蜡烛、肥皂、油漆等生活用品。而乌桕的叶、皮、根、籽实，又有极高的药用价值，有杀虫、解毒、利水、通便之功效。

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秋意渐浓，层林尽染。观红叶，赏秋景，登高望远，纵情山野，总让人胸襟开阔，心旷神怡。微信群里的摄友们将镜头瞄准山林中的丹枫、黄栌、银杏，捕捉这转瞬即逝的绚烂秋色。

而在我眼里，故乡深秋时节的乌桕树，赤红欲燃，诗意扑面，最能代表明朗的秋光、艳丽的秋色，丝毫不逊于古代文人骚客偏爱的“红于二月花”的枫叶。